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二月 丙午

○○○○○○○欽定會試主考何宗彥顧秉謙房考彭凌霄施鳳來李孫宸姜逢元孟紹虞李光元韓日纘錢龍錫羅喻義賀逢聖林釬丁乾學薛鳳翔蔡思充惠世揚周希令王洽耿如杞桂紹龍楊嗣昌

○起馬孟禎南光祿少卿

○○○○○○○○○○○○○○○○加平越府通判萬編遵義同知暫管府事

時楚撫史永安薦編學識兼通經畧才猷並剳紛紜經紀龍新、鳳稱軍鑒、畧將鎮遠、太平民和、遵義之民聞風

歸附宜加以職銜署府印使之一面經理一面撫循皆官兵以從忠歸之士合義旅以助討賊之師此收拾人心恢復舊疆之要著也。朝議從之。

大學士朱國祚辭免典試奉

聖旨今歲係朕首科特用二輔臣以光重典卿不必辭該部知道

特典

吏科侯震暘乞飭嚴邊守令疏曰職惟庚戌虜變先臣徐階上言今日之事當責將士戰而守令守將士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儼然自如及城潰矣將士皆坐死而守令復偃在除何以勸懲夫能使民者守令也兵一而民百守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則奸

力行此法則千日有庚戌虜患能有何足哭無收附者請

敍沙處宜
吹弦

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為用。故宜重守令。蒙

肅皇帝立賜報可。令職視九進郡邑大約以科貢充之平

日既不能固結其心。臨變復誰與為守况大計人　覲地

方各官非一人兼攝則他途代署望輕胖暫其不能展布

四體以固吾圉也明矣。即如斧商一朝發難而鳥驚兎逝

祭豈在思亂之民心實長吏借率以去。言之髮指今廣寧

消息已斷山海勢切剝膚且情報虜與奴通薊門豕平一

帶在在阽危不惟外憂并慮內潰目前第一急着安得不

于守令而責之欲重責守令安得不乘此計典方竣察其

實能堪與不能堪者而簡別之伏乞

皇上立勑吏部將近邊守令倍加綜覈或才守無大乖張而衝危非其所任或年力未爲漸倒而裁定非其所長勿拘而惜速與吏易擇才望卓犖膽力精猛者立限到任各保疆圍以護　陵寢以固

宗社迨時平事定准與不次之擢此實至緊至切勿更因循牽制使地方卒有不可知之禍也乃若就計吏中拔其等謀略堪任折衝之寄者科臣周朝瑞剴切指陳職甚遵之茲事更急矣慨未見舉行或恐應變之才難以驟識職謂宜即日檄諭列爲條欵令各彈力將略或挺然自任或薦引他人并及將材等項書之于牘明白敷陳不許緘默投

送該部即于給領水程之日照過堂例分次省直據其所陳再爲逐名覆問語云百聞不如一見地方利害與本官才貌歷歷在前除頽齡弱植覩面而知其不堪者該部自能分別因雜娖人以不能如年青氣壯早負能聲故爲謙讓不遑之狀者立註劣考其有祭典掛名而才實有用者據職所知如張福孫呂麻李建和等現在京者並從咨詢庶國無遺人人無遺技而危急必得其一得之用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不于此時竭力自効漫誇甲第爲榮豈復有人心者哉至于士民商賈輻輳 華轂或以利或以名夫孰非憑依

皇上之寵靈，以榮身肥家，一旦有警，掉臂狼奔，是何肺腸，是何景象，且使道路之間，馬驢塡委，風聽訛傳，起奸宄窺伺之端，攜善良固守之志，實情法所不貸，乞

勅下諸司一併嚴禁，臧不勝激切之至，

兵部參論經撫道將望風逃竄，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官，姑依議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拏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逃再逃高胡兩監軍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既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軫憂須張鶴鳴慷慨自請視師共見忠義爲　國江秉謙等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了

江秉謙劉弘化侯震暘等論本兵被罰

今必結党瀆奏各遼已見不恤　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着實整理毋得虛言再有仍前亂言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故諭

刑科給事劉弘化奏曰痛惟遼事之壞壞于欺蔽然或遼與遼合而部議折之即部與遼合而朝議持之又小喪失輿中樞無與假遼功希冀此壁脫耳

獨忌直言
劉公自命

未有桿戾主張，凶德聚會，直到壞不可支，猶敢大家說謊，如今日之葉廣寧者也。先是前月二十四日，奴賊過河報至，二十五日，御史方震孺邀齊兵科同官等見之，急言于閣臣，恐廣寧或為賊圍，當速求一守關重臣以為後勁，以固

神京保障。今閣臣言兵部尚書張鶴鳴扶病來見，似不可往，而他所舉之人，又各未有灼知，因天色逼暝而退。次早　例畢，臣等與閣部大臣，再申前言，鶴鳴疑畏當關，撒潑橫詈，滿口穢汚，大無人臣禮，幸閣臣葉向高數語折之，又虧臣劉蘭和為留行語以解之，方回嗔怒，臣即欲糾參，隨聞其自知亦有責任，具疏請往，既聊慰其救焚之望。

亦緩其誤　國之罪耶、二十八日、經　臣塘報言撫臣已棄廣寧、而兵部故弄機關、竟不得其全　抄、未敢輕信、次二十九日、　朝畢、諸臣偶聚語、而職方郎　中耿如杞言王化貞二十三晚、差人口報尚在廣寧、雖臣　揭報閣院云、撫臣且至寧前、亦不之信、及閣部進塘報官　問之、臣同官又呼口報人問之、則明明棄出失城景象、特　其口似藏頭露尾、又似左支右吾、而未嘗直云失廣寧也、　追而問此口報、耿如杞實教之、以致許維新等出疏、特參　經略、爲撫臣也、臣猶未敢信、及三十初一二日、進見督臣按臣疏、始知經臣抵　關、撫臣殿後、道將相率而逃矣、其按　臣貽兵科書云、撫臣

二十二日午時已押百姓而西更爲明悉臣不覺仰天泣
血向使撫臣不厭言守如按臣述向經臣之言則廣寧守
備雖不設之甚亦決不至此也或將自許六萬蕩平之兵
固守振武如按臣計奴不能破振武則廣寧必不內潰也
又或將十三萬之兵固守廣寧以待奴至爲五日十日計
奴又不能持久而得利廣寧有恃亦必不內潰也又或現
在西虜之四萬騎肯揚兵河上果如撫臣言奴必不敢狼
顧而直前廣寧恃西虜亦必不內潰也豈謂半年說謊一
朝斷送
皇上之封疆乃如此乎即有甚愛王化貞者再曰莫驚慌

再曰人先不信其尚敢出口乎經略罪狀許維新等五臣
叅有獨叅又兵科及臺臣徐揚先并叅巡撫皆欽奉
明旨不敢不靜聽惟是巡撫王化貞罪案尚未說明臣濫
叨刑垣不避忌諱一臚列之夫化貞擁十三四萬衆專鎮
一廣寧不從中制不受旁撓人皆信其成功從無一言指
摘乃以
祖宗朝百戰之疆場為說謊之戲且恃三箇內何百足之
扶助為護身之靈符平時實未一戰而啓吻妄言可戰以
愚中朝以挑強賊臨期畧不計守而執街畫驅之戰以致
𢍰潰以致逃亡賊未至而弃城先奔一年之撫綏何在城

巳弃而猶疏請渾身之斗膽無雙既能使本兵職方與之挾同說謊以遂其前非又能使舉

朝惶惑經略獨叅劾以掩其新罪臣職掌所關慨不立請正法豈眞畏其羽翼甚多如徐揚先所言以少此一段公案哉特以耿如杞造揑以報欺誑臣僚遂使臣言而已後耳虞世基抑擯表奏楊國忠隱敗叙功盧杞陰謀激變韓侂胄躁動首衅千古而下讀史者恨不手刃奸臣豈料淸明之世有如斯兵部如斯職方而人不敢言邪黨横行一至于此況

世宗朝不常以兒虜城下斬丁汝夔乎

神宗朝不常以誤主封貢逮石星于獄乎而以逆事論一

敗于紅旗催戰、而李維翰逮人且屢責夫曲庇之津要、再敗于馬上催戰、而楊鎬逮人且論罷夫共事之撫臣、三、敗于出城浪戰、而袁應泰死、崔景榮罷、人且問罪于棄地周、張鶴鳴且恒言薦應泰爲巡撫者之當究、又只以廣寧論。高出以言兵速、熊廷弼以控扼山海、台臣且深有欲弃之誅心、豈有公然主戰之樞部、悖謬刖比之職方、喪師弃城之巡撫、而寛于評論者、

皇上試問閣臣千古有此國是千古有此國法乎。臣爲張釋之曰、法者

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又聞陳瓘曰、

朝廷之是非也天下之是非也若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即楚莊所取之矣即閣臣葉向高老成長慮屢疏剖析戰守甚明而臣與有榮有虞張鶴鳴亦有成言在俱可覆按也

皇上第念二百六十年之疆土何以當

皇上不次用人不吝發帑虛已以聽閣部無一過舉之時而遂使遼東盡至淪亡又試查半年以來章奏巡撫在官時誰人有障之巡撫走時到今有疑案是誰羽翼是何情緣只此亦可立剖吏乞 勅督臣將巡撫道將逃回者速速明報與經略同時定罪仍乞 詰問耿如杞二十二日

巡撫已赴廣寧二十三號何以又有口報既知實有全報二十九號何以代為收換並云巡撫尚在廣寧令其明白回話然後概賜處分兵部尚書張鶴鳴濫賞已多力主雖然勢甚重法必不行亦宜姑令戴罪策勵嚴闢稍存一綫之法以警將來庶國是明而

朝廷尊國法伸而後來之避境猶可為耳謹題請

旨奉

聖旨國家多事爾每大小臣僚當協心共濟何必力爭經撫功罪一體同論前屢旨甚明豈容輕貸今尚望其立功贖罪故暫寬假張鶴鳴自請行邊豈得擅行阻撓姑且

不深究着罰俸三個月、
科臣懇震天威奏
聖旨這本說的是熊廷弼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漸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能立功即拿問正法其道將等一體同論該部知道、
御史張汝茂奏曰臣考之律例凡守邊將帥被賊攻城不行固守而輒棄去因而失陷者斬今經撫職司節制身受封疆乃無端而橫爭口語及將緊要軍機盡成耽閣及虜一渡河望風奔潰守土者視弃城為尋常監軍者用脫逃為故智戎伍里巷之間以反戈降虜為便宜令人髮際耻

裂今廣寧失守料山海之外難留尺寸之地以爲障蔽所可惜者疆土之敗亡所可傷者生靈之塗炭耳若言守不守而先入關言戰不戰而不以身殉與夫一逃再逃諸臣自應立加

尚方之劒夫撫臣當與廣寧爲存亡經臣當與撫臣共生死此已是鐵案何必更煩議論願以公虛之心正失律喪師之法以緊切之著急亡羊補牢之謀臣竊以爲今日事勢固是殘敗之局猶未必非整頓之局向者人心以關外爲沙漠之地出關即送死之鄉故裹足不前抱頭欲竄今關内是中華矣人心可以無畏一也向者人言河涯渺渺營舍寥寥故棄而不守坐而待亡今關内成

輻輳矣人力可以盡用二也職請略言大勢而與當事者
商所以守禦之策夫　燕京丙建卜萬年之基雄關屹立
據一方之險
祖宗創業固有深意以沿邊而論自山海歷一片石以至
喜峰古北考之舊制防守甚密迨承平日久漏稅者逃伍
者漸開別徑用之成路遂令處處可以闌入今宜速委通
曉細密之人逐節逐處或復舊或創新設險駐兵而關上
重臣時時踏勘親探使鳥飛莫渡而後闌入可過也以腹
裡而論自山海而歷永平以至通薊密雲皆為緊要重鎮
今宜速罷廉能道臣忠勇各將或沿河設險或相地築壘

使處處把守、節節聯絡、而後長驅可仗也、如各鎮調兵、恐此實彼虛、宜派定密約、特製兵符、開召即至、是在各督撫妙筭神威、以為應援、至于　京師門禁、盤詰為嚴、在太平之日、尚須加意、職非歲入長安、見門禁漸疎、故謂開警則驟驚驟飭、稍寬則一弛盡弛、曾疏及之、乃今更何時哉、奴酋慣用奸細、效如影響、　京師係四方雜處之地、倏往倏來、朝遷暮徙、兼有憑藉而不可問者、稽察尤難、令師濟在列、分布而各効一臂、着實舉行、定有頭緒、其城外增墩掘濠札營清野諸事、亦宜先時鳩工督驗、毋得今日虛應故事、臨時措置無及、至於曉諭百姓、安輯人心、令市井仍爾

安業、商賈仍爾通行、尤爲第一義、而二三大臣時以金甌鞏固之勢、仰慰

皇上霄旰之憂、使上下相安、中外鎮定、勿以張皇爲憂勤勿以葺靡爲持重、勿以意見爲議論、勿以調停爲和平、則未必非易危爲安之一機也、若夫任事在人、

皇上拊髀而思、當事虛懷而訪、豈無幹濟之士、應運而起顧知人固難、用人猶不易、如遼瀋之敗、持節使從容就義豈不千載流芳、二心生媿、緣共事非人、卒使未捷身先死、英雄之淚空流、事後遲扑。彊之削日甚茲若失守之經臣、尚有惜其才、戰敗之撫臣、人亦憐其志、而追其敗轍、亦緣

並棲兩闘為法廢身雖其自造之孽顧封疆幾何堪削文
臣幾何堪此摧折故自後用人宜珍惜酌量毋貽后悔夫
忠義在人心耿耿不磨國難見忠臣後來愈勁如諸臣所
舉孫承宗錸達老成忠良慷慨以文事兼武備以入相兼
出將此正其人他如介介清儉之沈榮即盔甲一事件件
精堅井井論列之楊嗣昌即兵餉一疏言之切中皆實落
做事之人無媿職掌若今日用則武將更急如屢薦之李
懷信自效之毛文龍皆宜速召酌用使之戮力夫文臣力
才已經部院咨訪乃武臣勳戚及武舉中之才堪冲邊者
亦應令科部發單咨訪即總鎮衛所亦令悉舉所知參合

召用如文臣行取例庶幾可以鱗集至備禦之方如所稱品字坑陷馬穽鹿角檑埋地砲高壘深溝皆足以備防禦所謂人事不齊倚之天險鬬力不足勝之鬬智嘗思古人用火牛五采文身束薪繫尾當其功未見時豈不令人掩口而笑又如竹頭木屑之需當其用不着時豈不令人鄙陋而譏及其功成用濟始見一段巧智卒令樹功不朽今既不能為堂堂正正之師又不善為用智用巧之計只是不做便了豈不令人攢眉蹙足乃目前之最緊切者關臣兵部兵科咸宜添設報馬使邊塞信息刻刻相聞近如蜀之圍成都遼之困廣寧每成杳絕夫知虜而後可以備虜

豈得視爲細故。嘗見鄉會之報題名。眞如神行飛渡。良以利之所在。人爭趨之。矧以軍機重務。宜亦倍以重賞。給以駿騎。固策應機務之要著哉。職言如此。所謂卑之無甚高論。且多經諸臣已言。顧力行何如。只爭在名實緩急之間耳。惟

皇上亟賜施行

練鄉勇從御史梁之棟議也。

駙馬王昺招練京兵

上嘉其忠義。○戶科陳循叢捐俸預買煤炭

上嘉其急公。命支太常庫積銀協濟。

遼東巡按方震孺上言封疆再已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貴只
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屈勇烈可嘉高邦佐以
身殉難廷媿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卹錄其餘道將等
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
旨定奪該部知道

按廣寧既潰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畧同來多諷以西走不聽念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承高學等曰我受國厚恩義不偷生惟以死報之爾好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排即葬吾父墓側使祀吾死亦兒不絕也高承等痛哭勸之行亦不聽沐浴衣冠向闕拜如禮遂自經死高承又謂高學曰主人許我等與我不忍去主人獨死無使令于前者汝則負我骸去士人言異亦自縊死高厚年十九徒步入京備存皮骨為佐任高世彥道之甚

忠孝兩全

臣忠僕義

大奇大奇

許夫那傑無弱冠之兒有八十四歲之母向爾據掠扎穩從容就義其烈大大哉

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鼐充經筵講官儀制員外馬應坤補講官。尚書張問達等侍班。

命宿將杜應奎募兵訓練蕭如薰等分營練兵

下意陞位給諫之門作此級正極快之論

都給事中惠世揚奏曰職連接督臣王象乾按臣方震孺塘報夷虜暗過于正月二十日渡河攻鎮我兵迎戰敗北經臣熊廷弼各自右屯趨關陽以援廣寧廣寧棄于二十二日是時奴尚在沙嶺也化貞恃于先覺又爲孫得功所

分發滋脩可否撫臣恐將經略軍中作覺

迫脅馳至閭陰同廷弼並馬過寧前至于今而駐中前所駐關上與道將等官靦顏苟活以待斧鉞之誅三尺具在

設陝經略竹際矣史之心無則下經略矣洪矣紀極情事雖未行可原而法無偏矣

豈容偏為出入惟是關以內處處單虛此番失事情形不比往時而舉朝婦人徒為鎮定之言不為鎮定之事延挨過日凡寺奴前之不即來且脆可無他虞猶然望門投刺應酹人事而已猶然送往迎來征逐宴會而已猶然寬袍大袖威儀為祥而已猶然飽食安居體貌自維而已猶然脩文來武矜名失實而已猶然交搆立煽遍言是聽而已猶然驕蹇不情脈薄

朝廷而已猶然色厲內荏逗遛閫門而已猶然一柄衆撓置身于是非成敗之間而已猶然一面數推調停于東西南北之間而已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以天下安危付之

皇上。以

皇上安危付之　天地

祖宗。試問誰守山海。守之之法安在。則自慰留經按而外

茫然無應也。試問夷虜合謀。只通山海而　京師何以設

防。使人心不亂。茫然無應也。試問奴若至城下。勤王之師

何以次第入衛。布置何方。糧料何在。茫然無應也。試問都

重二城周廻數十里。守堞官民。何以分宗內外奸人。何以

清查。各門何以開閉。柴米何以蓄備。茫然無應也。試問京

營軍兵。分隸何將。待其分定。敵已入關。以演習戰陣。而外

尚可撤為城守之資否。茫然無應也。試問山東輦轂之下

有奴賊焉或政重任屬之責克紓想其忠孝性成不負
聖意此外卿寺濟之尚可簡擢一二以備緩急之用否茫
然無應也非無以應蓋欲應之而不暇堂堂敵愾之念移
而爲全身保妻子之念萬一事變非常有大家相率而逃
且如經撫道將奴未至而棄城奔竄衆數百里土地數百
萬生靈數百年積聚拱手予奴而處法止于斬逃二臣嗟
嗟言官言事少拂當路之意便遭摧折至糾罪極職方之
不得而失官封疆必斬逃而後議罰也尤而效之天下事
尚忍言哉伏乞
皇上大奮乾斷立命閣臣責成當事一切戰守機宜勅限

添守前屯以遠哨探最急策

刻期報　奏施行

巡按方震孺上言山海不可無外援急宜駐兵中前以爲山海眼目夫河西既陷經撫既已入關山海一墻之外即爲賊矣莽峪桃嶺之間處處防虜處處防夾安見榆關一綫遂足以鎮薊門耶山海之外必不可無眼目或置重兵或設遊騎或安烽火此守山海之策萬萬不可易者中前地方因臣駐扎其地又嚴諭守將周于才謹防西虜故城郭人民至今無恙此處宜宿兵一枝以寧遠爲燧道此目前之急着也據道臣韓初命所報吳自勉等營尚有兵萬人伏祈

臣

皇上急勅督臣速遣將發兵駐札勿使此又爲西虜所據奸民所焚以致后日欲取而不得也臣草疏甫竟忽報虜騎來搶中前隨被我兵斬虜首十一顆雖此一創則寧遠之路復通其城中廬舍雖間有焚者然無損于城郭也但有好兵將急擇一人守前屯當不復再討矣

川師克復安岳樂至二縣

四川參政王世仁報云撫臣朱燮元按臣薛敷文及諸道臣日夜籌畫督率官兵于十二月二十四攻潰賊營恢復安岳縣二十九夜戰于倒流鎮斬賊首級十二顆二十六一戰斬賊級四十五顆生擒二名本日未時又戰斬首四

復樂至

十七顆生擒二十名三十七賊衆萬餘來到石橋永清舖大戰我兵斬賊一百八十二顆生擒千總二名二十八日夜攻破營恢復樂至縣斬首級一百十二顆各路兵集此巳多泰良至兵三千亦至約于正月十七日合戰總督大兵二萬五千六百巳到共計滅賊只在目前矣省城路尚未通拔差一時難出原身到地方關巳奧切不敢不報以寬

皇上西顧之憂

御史直剖其正平心之論

御史謝文錦以經撫非姦原明護平心直剖疏曰概自河西警報方傳軍民奔潰如水一時人情洶洶議論紛紛未

必盡乎盡職以事起倉卒語屬傳聞何敢輕置一喙今經督撫按各有疏揭其移閭陽離廣寧並入關日期歷歷分明鑿鑿有據職亦可付之無言但前者邸報抄傳人心疑信相半從今不立定案後來必伏疑端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經臣熊廷弼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原非轄外而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閭陽分兵應援未為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西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但兵忌背玩業已具疏

上聞而守定後戰又與樞撫爭執成仇者此經臣之案也

撫臣王化貞仗鉞廣寧專制一方滅賊固其壯志而未見

確有成謀。初意所懸外助。承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所託乃復催兵浪戰。守備不設。棄廣寧。馳馬而奔。不暇照管封疆。罪復何辭。但六萬蕩平。業已誓師入 告。而又不共戴天。亦熱腹激烈。縱有擔當者。此撫臣之察也。據經撫見成之案。議經撫應得之罪。

朝廷自有處分。決不意為輕重。乃幸災樂禍者。藉以報其宿憾。而望風承指者。謬欲取夫新令。或請速逮經略。或請速斬經略。而撫臣身任封疆。若漠然事外。可不問者乎。乎不平乎。近且流言煽播。謂欲并心廷弼。而以化貞仍移薊鎮。是非至此。顛倒已極。恐兒童婦女。亦有心知。其何以服

足令燕王心死

經撫又何以服天下後世之人職竊嘆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實輕不幸與本兵相忤繫手絆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則經臣之罪其將安逃撫臣意氣既銳熒惑復多又不幸有本兵為主言聽計從祈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將安逃是二臣之陷于阱者實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勝職在中樞審彼已之勢決戰守之機豈與人任而待詬誶囂凌漫無定畫明分左右之袒激成水火之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何辭以解于衆而顧得優游局外乎值茲國難方殷需才正亟之時職豈敢有意苛求況本兵自請視師新膺特

本兵亦猶古

恭遼東之事。一以委之。但亦當在戴罪立功之列。設奇制
勝。收拾殘疆。以報
天子。庶幾不負此行耳。職憶中府會議時本兵怒色痛詈
經略蟒衣玉帶逍遙河上于心何安今本兵亦荷
廷遣。恩禮優隆。蟒玉駢錫。今當有所以酬 殊恩。慨本心
者。本兵好爲之。至于查核失事緣由。尤當同督臣至公至
虛。按情定罪。勿以偏憎偏愛毛髮高下其間庶足以昭
國法而服人心。職不避忌諱冒昧剖陳仰瀆
天聽。伏乞
皇上俯賜採擇職無任惶悚之至

以孫承宗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起李懷信總兵大同

戶兵二部揆出

聖諭朕自登極以來夙夜孜孜惟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是念所有加派錢糧俱充兵餉亦惟剷勦除兇逆又安方內使吾民得安于田里室家相保以稱朕愛養惓惓之意無奈東西告變經費日煩以亟累吾民朕甚閔焉今以將吏之用力士卒之用命共誅西賊蕩平有期惟是東賊猖獗使我西河轉輸征調未得息肩地方官當曉諭百姓以朝廷不得已用兵暫時加派吾民當以急公爲義稍俟寧

平即行蠲免其帶徵錢糧已免二年非直隸地方頻年騷
擾苦累尤甚併免加派以示優恤有司設法團練鄉兵令
各府保閭里中有智勇才力之人即行獎勸或關送督撫
兵部衙門酌量擢用其河西逃難士民不肯從賊來歸內
地尤可憫念地方官即便安插給發倉穀多方賑濟仍擇
與空閒地土屯聚耕作毋使令其失所有壯勇願充兵者
聽有奇謀異能志在從仕者即與錄用兩部即出榜曉諭
仍行與各省直撫按官一體遵行朕實不德貽累吾民惟
祖宗德澤國家法度朕不敢忘二百餘年金甌無缺之疆
宇朕不忍棄凡我臣民悉心殫力共期匡濟以安享太平

之福毋負朕意故諭
總兵楊茂基與守德出鎮延綏寧夏
十三日宴卓異于禮部命侍郎周道登徵元輔葉向高輸
倖助農
上以其爲國憂民深嘉之
禮部侍郎來宗道充月講官
御史賈毓祥上言兵潰習以爲常乖
貞弼
聖旨廣寧失守經撫罪無所逃王化貞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扭解來京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其道將等官
着撫督巡撫官從公分別具奏情輕的姑准戴罪立功分

泒委用不得推諉一應防守事宜著張鶴鳴會同王象乾用心料理便宜行事經略員缺作速會推來用該部知道

王紀爲刑部尚書

袁崇煥爲職方主事

贈淸節名臣包見捷工部尚書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曰

皇上空四海之金錢徵九邊之精銳一片殘疆交付經撫而兩臣終日鬬口精神不相聯貫臣業有屢疏而又告之政府告之本兵自言無死所矣今上之不能爲戰次之不能爲守首尾四月河西盡陷從來失事未有如此之速者

論經略 虛非實難 論保險

也何經臣以爲原不敢主戰原不主河上住兵原言遼將不足信今其言一一皆驗即臣亦不敢深求然經略一事之主也說不得苦說不得難可以張主者因宜盡力擔當即有掣肘者不妨委曲相濟期于裨益封疆經略之職始稱而今日上疏明日出揭成何職守因遼東而起經略詎期并河西而失之非常　寵眷位極人臣不識何以酬此隆典臣不敢爲經臣寬也撫臣吞賊之意真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汲汲憐四海之困窮未細察奴酋之利

免過信回鄉之言易視奴而以爲畏我也過信我兵我將眞足以制奴之死命也如臣前日直述情形之疏語

定策

何如不免

語先道破矣撫臣親爲臣言昨之失着全因劉渠不遵前後計較蕭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蕭鎮武兵撤則蕭籬空廣寧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亂憶臣離廣寧昨撫臣對臣而言曰今年三月大計待子來進兵臣即叮嚀撫臣言賊幸未必來即來我當疾趨廣寧兵幸留固根本纔幾許且豈遂忘之耶人心一變賊未來而廣寧先潰寧前瓦解矣至于出城一節賀國進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軍器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民不與守即撫臣且奈之何撫臣常言賊一過河斷斷不能守是以坐而待亡不如制之之蹠議欲先置之死地而後生

也奴過河而遣孫得功全勵策當亦無棄臣不敢爲撫臣王化貞寬也若督臣王象乾鞭長不及馬腹自應免議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者而無功者高出胡加棟也有聞廣寧不守隨經略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相殺撫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乾也有策應廣寧而廣寧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郭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諸臣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去照律分別治罪寧嚴毋寬一按

肅皇帝之法亦復何辭當此呼吸存亡之際一面責其死

守山海不得以待罪卸擔侯各有代者至從容議罪或量釋一二人而用之然非臣之所敢覓也惟巡道高邦佐慷慨自縊于松山可謂一時之烈其　郵典宜從重行不待言若諸將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此爲第一劉渠傳聞落馬不知下落有傳其死者昨承差史崇芳自鎮武走出見其牽戰馬家人忙報其妻渠以墜馬以入何得爲此項渠之家爲丑伶行南還則渠同死矣惜哉又奴攻西平一日一夜不下砲打傷賊兵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半夜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下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爲羅一貫欲招降之一貫在城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貫是好漢肯降爾

乎亦堅招降施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郤。城中火藥盡之一

貴遂自刎死城內兵盡為奴所得非楊丕顯走出始得其詳嗚呼烈矣其他諸將死生未有確據容備細查明與府所各官另行具　奏至于事定之後查功論罪然臣自反獨無愧于心乎去河上僅十日耳遂有此變直夢想不到賊臣生亂巡撫走廣寧死守有志不酬水上一跌臂肋俱折病發惧來無有靦顏冠帶之理此時不敢言病危但席藁待罪聽

皇上勅下處分者也無任惶悚懇祈之至

川中兵報

陝西廵撫呂　塘報　先接邸報該尚寶司司丞劉時
俊具題奏
聖旨賊情着陝西鄖陽廵撫官差人偵探不時確報欽
此遵將已經塘報外今續探陝西分廵關南道楊先學
報稱今將四川陣中所遣鄖州鄖光土著北鎮奉部尊
台前冗中不能逐位裝報使將十一十二日至十八日
止事實上開十三日賊將縣兵與舒甫打陣救斬首級
十五六顆十四日探營兵兆營十有勝將大日即往十
頭鎮探總遇賊細討斬獲十餘顆内有大頭賊完事矣
十五日賊假新部鄉民裝子云叫我去同去殺賊有
萬縣兵三十餘人同去前有二百餘名爭前村呼鄂正
剛閒住云你們自指予認着我們是鄉民不是正總兵等
只去不曉即與對殺可寄意舊之兵俱為賊雖止有八
人大傷殺回次日首說鄉民與賊兵傳息又假向前折
子云我們去殺賊首將民兵殺了二三百人痛哉痛哉
至十六日首云我兵將他人殺去甚多賊首于十七日
五更自有起身直抵石梯樑將標當關因加斷指揮賀
民到等曾與首等在重慶相識認得的即同大罵一陣
方出營對殺民望將白纓予一鎗刺死各頭爭先又馬
純祖督我邊須援援萬縣兵齊出將首賊三千餘斉圍

敵大戰，自辰至未，斬獲五百餘人，俱是騎馬薙髮者，本回馬三百匹，五營將官俱各得功，想酋必寒心而遁矣。正從二十後看，有緊急遞否再報，營中冗冗不及，專布，乞將此信看過，一與昝一處，以慰遠望之。將塘報打探事宜，抄報。十一日起至十四日打陣，共計功二百餘顆，得馬一百餘匹，記功簿內，查前，十七日合兵統領二千有餘，黃總鎮往交戰，力敵不住，郭推官放白扦于出陣，兩兵一交，將昝兵圍趕河中，庶與放火，就到敵，天明得功九十有餘，至十九日，昝賊又來，對場中死屍內尋昝從明叔父前屍首，今二十日[illegible]又，昝塘報，共錦州監軍道報昝賊差馬兵十人，騎前往什方探聽，恐往錦竹、王安樂，錦州打聽退路，恐往各州縣去，其各處人役當費盤詰，不可亂放一騎馬人，其人[illegible]楊千戶領兵去什方錦竹打聽消息去了，其後人存報來，今抄塘報，將兵道衙門知之，可須諸兵備鎮盤詰奸細，不可大意，又約各千不遵指日等情，轉報到職，隨係救兵消息，理合塘報。

以白兆慶爲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俞[illegible]神樞

營戰兵
擧經筵
搜訪將才

中式擧人劉必達等謝　恩

刑部主事王之家奏曰今天下大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國
中國大患不在外訌而在内應内應者應在内也臣敢爲
皇上直言而聽誅可乎竊聞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義不反兵士兆共　國臣子且然而
况於
天朝宋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易世且然而况於當

世、往歲李選侍氣毆 聖母裴、
皇上再三出 旨、布告中外、即奸相方從哲還 詔旨、仍
諭發出、自是中外知選侍惡同武氏、日夜爲西宮貴妃計
明旨點破逆計潛消、
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後作一大義也、乃
先帝一生、櫚遭三十九歲之多難、不克享四十八年之半
齡、彌留之際、飲恨以崩、此時言官論之、卿寺論之、而
皇上諒陰、未之行也、夫李可灼之誤用藥也、引進者誰也、
崔文升之故用藥也、主使者誰也、時從哲聽政、將謂誤故
乎、原情定罪、不當置從哲於可灼文升之下、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一也夷狄之橫也戎無華也張書紳四人深入奴穴致銀三十兩一背包偽書請出帶昔漫罵則盧受之爲也傳士徐大相所疏特參

皇祖從受遣四人鄭貴妃主之方從哲聽之且馳書催師明知其敗而催之至今遼東屢陷海內騷動失事諸臣罪固難逃招之者罪大而不可解矣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二也乙卯之變當張差執梃闖進殊突犯

先帝安危只在呼吸

皇上安危亦只在呼吸間此乾坤何等事也乃迎視

皇城御史劉廷元遞揭奸謀以風頗具奏矣本部承行郎中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賣柴成招矣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關王神遍請堂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即於是日欲决張差滅口而不知臣疏已在袖即於是日入告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日復審張差招同謀做事裏外有伏兵他的人多着裡李守才招商量打夥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只在城外迯詳具張差出首手本并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有內應有外援一大作難

元廟震動何物兇黠敢於作亂至此緣勳戚鄭國大私結門光復姚宗文等金帛珠玉各滿其欲言官衆以

莫敢誰何遂無復忌憚而肆覘　神器欲化家爲國耶國太雖死罪不容死法應開棺斷尸夷其族豬其宮以爲人臣大逆不道之戒此

先帝之仇未復者三也揔之用藥之方即逼夷之術逼夷之術即梃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掇無非深怨積仇於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也何使張差事發追究根因究治逆奸今日之蘆受文昇敢復逞哉在京之方從哲敢不在位而謀攻哉長安公論有曰風顛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無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

藥係於差之梃也是受之書烈於哲之背也張差之前從無張差劉成之後豈無劉成誠恐亂賊接踵而忠義難以奏手也臣見
皇上之孤立於朝也為今之計惟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蚤慮 貴妃選侍二宮用女官侍奉毋令中使往來聽其自我
皇上前後左右起居若而人司出入若而人如周禮所列內宰內豎閽人寺人隸其名於冢宰使外庭曉然知保護
聖躬之有人也其通夾者進藥者主使張差打將進來者敢乞

皇上應爲處分、□京師內外驅除內應如龐保劉成之徒、無使滋蔓至於卒不及圖也、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女戎勝而男戎遠矣、內憂弭而外患消矣、

祖宗誅奸之法行、而

先帝畢世之仇復矣、不復法不行、而姑息因循、日甚一日萬一虜薄城下、白蓮因土、皆可爲患、即死難百千、何益於成敗之數乎、臣愚不識忌諱、敢昧死以聞○欽犯張差出首手本、 欽犯見羈監張差手本出首爲無知犯法事、有差毋舅馬三道、緊紅封教道人、同丈人李守才在矦伯鄭

爺毛爺趙爺處門下做庄頭差到黃花山撞見馬三道李守才龐內相劉內相衆口說來正好只用你的名字使裡老公與我棗棍一條本月初二同到玉皇廟右內院裡喫茶說明日去罷好的多着裡初二日離了山龐公騎着馬我跟着走到燕角東不知名姓舖歇了初四日來到不知街巷大宅子內有劉公公與我飯喫不要餓着他休要多了你先衝一遭去領着從後宰門入你的力大逢着一個就打殺一個闖　宮門入內化皇帝太子死了與你地土喫不了富貴受用還有大好處還有紅印票叫我從四十一年今還在收著裡小的口

喫逓齋、他的天下人多著裡、商量三四年了、所首是實、臣問毛爺是誰、招云是侯伯、黎鄭爺兒女親家、問趙爺是誰、招云他門下的官、號梅山、臣問撞着打殺他家亦不得了招還欲打上　乾清宮去、臣看此首詞怒髮衝冠、即日具呈堂上面議、事重大、付職收訖、後十三司會審、招詞與手本同、各司胡士相等從主風顛者也、堂官調停風顛者也、若無臣疏、風顛結局矣、竊擬寺臣王士昌疏忠而心佞、詳無隻字、須多盜詞、堂官張問達語轉而意圓、先允風顛、后寬奸宄、因人作事、欺世瞞心、傷一路行、騎兩頭馬、玩神器于筆鋒之上、鼓正人於口舌之中、罪有重輕、法無偏護、伏

乞
聖裁

欽審問官抹殺謀逆情節一十八條巡視劉廷元攢謀胡

士相員外郎勞永加等同惡相濟多遺口詞本月十六日

四司官員會審提牢廳未問張差永加手舉四指口說只

審四句衆問何意答只用四犯人姓名不及深究士相呈

稿陸夢龍堅不畫押堂官蕭亦不至委十三司審欲抹殺

一十八日會審張差招龐公劉公同李外翁馬三舅商量

明白遍著他來說明白做事去罷奸們多著裡不曾入招

欲抹殺二差招教我打上　官去打　小爺問龐保劉成

他兒做官怎麼要害　小爺招他一統天下要迯官裡不

曾入招、欲抹殺三、伏招劉公領我進去、教逢著人就打、我到　宮門前、劉公還在、分付在　朝裡休要說話、不曾入招、欲抹殺四、於念五日會審在山東司、差招老公外翁相處、斜五月初二日商量到黃花山玉皇殿、西廂石寺小庵喫茶畢、麗公說你三舅是誰、丈人是誰、三舅不明說、暗處他、怕失言、他背做老公、與我明開了、我丈人說你和老公說話、只看好、就是了、招詞止有小庵字、跡內削去、欲抹殺五、李萬倉招張差、原莫有風病、只是說話風風勢勢、莫見他喫藥、士相說、寫此一段、難爲遮飾、不曾入招、欲抹殺六、李自强妄招兩年、我們柴米都被人放火燒了、柴不燒張

差不要他不借銀自强即燒柴之人也多寫風話欲抹殺七差招外父同在三舅家商量就了初四日你講去撞一遭李守才招與龎保劉成原同商量與他地三十五畝還有許多好處裡馬三道招原與同謀又招小的同來只在城外邊試他招詞十八人朋同落筆士相割單各縫有堂印此印欲抹殺八差以手指地招你們同謀做事今事壞了不誤[illegible]乞女我獨死又招還有三十六頭兒怎麽不報吽李與張東剛來就[illegible]人創繼禮說于連人多士相閣筆臣肇言曰此按宋江三十六也如何不記郎中唐嗣美初不受賂舉笔直書后士相於旁邊私添一香字字迹不

對見者駭之欲抹殺九又招你們東避一起幹的事我也說了罷岳駿聲等言波及無辜要說真人問後問有吳張業王仲為首欲抹殺十至二十六日會審孔道招小的喫肉喫酒原不曾背夜招見了鉄兎毀高真人與他叩首當堂教喫張差劉公是好人你虧劉公差招城北富家應挿下薊楷標了約會眾人要我說初四日來快了日期也活不成孔道住此庄豈不知情欲抹殺十一差招桃頭有銖來有鉄人也有真鉄的禪外有伏兵他的人多着裡又招此會叫龍華會眾人做事商量三四年了此未入招欲抹殺十二差招正月初二日封我張真人就撒了棍了本司

改爲柳木棍足詰更招詞堂官言柳木棍亦打死人又於尾後項小字兩行原單未有臨行又加封號俱未書卑欲抹殺十三原問口詞堂官手抄五段臣同科官李倈看招陸夢龍任寫岳駿聲躲出許允臨完抄看語一二句塞責而已欲抹殺十四六月十三日脫稿謄真問駿聲等填入原口詞五段約同講者具呈堂官而且不同本司看語必不盡撰欲另舉稟堂官答本司看語一字不改始諾諾而退試閱本司看語有一字爲　青宮否欲抹殺十五復於十四日永加駿聲同胥道唯至本科令該吏齊承順忌而揚言山東司原招誰人擅改李倈直任曰堂官令本科做

招差處駁正，何爲擅改，三人辭色不善，賴主事曾曰，唯解之，曰午具疏，欲抹殺十六，自知計窮，又以山東司看語藉口十三司發抄，十三司不知也，欲抹殺十七，招內共主奸謀馬三道與李守才，各不合不守本分，同張差投入黨內，四人挑朱瑞鳳改爲投入教內，臣義結問堂官言更一字亦罷，臣言春秋嚴一字，褒貶豈可擅更，且招曾有紅封票，又有高眞人，主持鉄瓦殿，士相說是高高的眞人，不是人姓永，加說不及究紅封教，令高一奎見監薊州，年四十五歲繫鎮朔衛人，欲抹殺十八，葢高一奎主持紅封教者也，馬三道，管給紅票者也，龐保劉成供給紅封教，二夥人人撒

棍者也令內封號之人即執棍進 宮之人改寬爲教欲

爲奸人尋活路而不知其異教即同黨也張差所執之棍

即劉公所撒之棍以撒爲砍欲爲奸人滅蹤跡而不知兇

器在 內府也嗟嗟諸奸亦爲人臣有人心者心知非風

顛口說風顛以堂官對衆手畢而突膽擅改之以十八人

會審公單而私意增減之

國家大獄宮禁大逆欲朦朧結局并亂臣賊子掩匿之是

何心機是何行徑按律劉廷元劉光復等已犯十惡之首

大逆不道非止大不敬也馬三道李守才等罪在不赦之

例因謀危 社稷非止煽 惑人民也伏乞

聖裁奉

聖旨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

大學士孫承宗敬陳目前切要疏曰臣幸以章句供奉

講幄、今且備位丞弼、得趨陪同事諸臣、隨事納忠、且

補偏救敝識力卓然眞將相才也。

國家急切大務爲言官論列、閣部見行者、無復可更爲建

白、但以臣愚、仰見

皇上講學勤政、虛已任人、其端凝清靜、天下固已引領相

望太平、而一聞不靖、四海騷然、一時大小臣工、間警惶懼

莫知措手、且見年來兵務多不練、餉務多不覈、以將用兵

而以文臣招練以將將驍戰而以文官措發以武爲邊備而日增文官于幕以邊任經撫而日閒戰守于朝其種誕漫因循之象徒相與咨嗟而不能逆故以一隅勤天下遂至欽天下之兵於邊而既壞一隅兼壞天下臣愚以爲今天下急務不以拾人心而欲收拾人心在大振天下之氣其綱紀大要惟願

皇上物勵臣工共奉 祖宗之法度以沛

朝廷之德澤而先選精敏有爲之才務從古 國家多武健之吏轍爲譏陵 國家多謬備之吏轍爲憍蔽今百事因循要攻叢積宜令吏部細加體察凡庸懦近迂文讓

近弱遲暮近衰。急爲量移務得精敏有幹局者。布列兵馬錢糧之司。用老成供以果銳一時撫道。務極一時之選。大破常格。勿拘資敘又不得借破格以徇情分至京內郡邑之長務擇廉于著邑尚可被儲、而廉力不私、幹乃有用、遂可積倆爲兵、凡應聲之徵、皆可叱嗟立辦、一方城守事事爲需、此于凡地盡然、而圻內爲急、至于武吏宜令兵部調諸將才望者偏覈之、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鉞、俾府事辟置凡偏裨而下、得自擇其人而授之、或仍令其自擇所意氣相合者、即以其人若所辟置人之分募精卒、多不過十萬、或有見兵若調募來者、仍當令其自爲簡汰而用之

如所自募設其撫賞之費而任屬專聽信明文吏得與謀議供軍實不得制其師旅文吏拘泥不達時勢好用小見所以御吏卒而得其死力者講說或足以為歎而法固近人而入其心今以文統武自是敝法以極不知武之文統極怕文之武吏屬極敝之法如束之役止合設一大吏兼統登津恭

國家為全遼設官不過撫鎮其下可指數也臣謂今之國家但得無多設文官則武吏不輕如向者劉杜近者羅一貫之勇烈俱為可寃御史曾言羅一貫可將宜加之兵而卒以三寸死惜也假令得專制之權而伸縮可以如意何

至于敗臣又以為既重武吏之權則當寬文吏之起家毛錐詎盡韓范而矯矯見氣岸輒用為邊才然試數不効故年來經撫而下多起于廢棄之餘及驟加之貴盛予之以不宜得之榮實予必不可逃之禍其拜命之日已視為飯犧而擇一賢才無肯嘆慨故異才相與避匿不肯往倘既重武權而文吏不得侵其事便宜輕文之罰而不得槩繩于法庶賢豪肯任事于沖邊而不致于敗衂則死敵死法者累累如三經撫何事不可為而相次入網羅亦可惜也臣愚又以為既得沉雄勝智之將便當以邊事畀之小勝小衂皆勿問要于守關無闌入而除撥兵力之厚

西虜

為恢復非靡兩處東聯海防無譁于所未發遂以為不可向而城堡有所復則以其人畀之法黔國使其人之精力全用于遼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以斡家之智幹國必無遺力而

朝廷特資其兵餉明其賞罰以防跋扈之漸如周宋之初法至西虜或謂虜不足結而靡之為外護似不可略臣向與督臣王象乾言欲細偵其部落情形凡大小衆寡强弱即其父兄子弟夫妻子毋之屬無一不悉其欵擇其可以彈壓衆部者而挈其要領為之羈縻使厭于所必動而不侵不叛又照如谷云之役以計漸間為外藩然偵諜須得

徙民

備邊

沉靜有知計者厚資其用而勿以沈惟敬王猷輩爲悮至於關外即未盡頻復而當爲急計其流民數萬必襍藏婦列在近關亦易爲奸細之穴似當分徙于遠家大而難遷者安插其地以歸故土而天津非平居京東皆可屯田開御史左光斗言有遼人可占此事或遼人之少有力者以渠限胡馬以粮餉軍不北登萊之不可用也且以遼人安插于此亦可爲異日故土之着至一片石而西有戚繼光故壘在焉似當大修葺即可以按其踪跡而爲之備薊門永平今且爲　陵京重鎮更爲山海後勁其防百倍他時而脆塞險易之一司馬亦且有方略而遼吏邊將爲急至于

營兵

營兵之濫，久未變易，懼其徒頗盛而易譁也。臣以為先簡精其營將，務得精銳志功名者，無以文吏操之，而清其拜座之主，質倣古制，徒升為親笔，而拳勇絕技，皆籍記之以次選用，而類比其擊刺騎射之藝，數賞其能精絕者，且化為親長，而後除責其疲病，并不變常不動衆而陰奪其勢。至于清許用，但責其若役有人强壯，即用亦當予票以為真弱，即真亦當簡替，其未可替，姑任之為若家，更宜豎數

儲糧

萬金，令近　都三百里外儲米豆為備，無太近都門，備而不用，便可平糶以惠于人，而官儲其息。至城堡

守城

可為守者，其人共之，儲可令守之城堡，與夫綠鄉兵練示

撫按皆郡邑吏之能至于各省直郡邑備所俱令各該鎮撫府道一一料以理銷亂萌如淮上當南北之衝當以總鎮據其上游或即以漕總但精選其人而四川之亂其乘亂之民多乎賊法當散以孤之而擊其情凡此數事非有深遠難行凡

皇上洞然虛明無他濫費可以捐養戰士而懸重賞以勸功寬文法以重武何功之不可成但兵交原野議紛

廟堂此往代失着至言出而咎票擬之不速 旨下而忘責成之有效臣願與諸臣戒之然惟法乃定惟斷乃成臣望

皇上定志綜核而持之以斷蓋法非一人之私必先立身于法以當天下共由于
祖宗之成憲有言必課其實有事必考其功寬于用言以倡敢諫之氣嚴于奏成以息衆議之紛然臣非欲棄老成獎新進也又非欲遺道德尚名法也天下因循誕謾如灸偷安大厦之不支而若守門戶要領之不問而半護面皮臣誠不忍見
皇上之法格于因循而虛文相應遂敢冒天下之私忌以徇天下之公夫自古法之利　國家者大非特　人主爲之斷不能行而奉法者之害其中於身者亦大非得公爾

款賞夷以防奸詭

志身者不能定。一時老成長慮何敢自顧身名。不為

皇上主持但

祖宗立法事事有法若言必遜

皇上之心動必詳衆人之意不參酌時勢則于合法亦何

主持之有臣願

皇上斷干奉法而已為此謹具　奏聞

護守朝陽門忻誠伯趙之龍奏曰臣聞戎狄豺狼不可親

也自古記之矣昨該臣坐守　朝陽門點閘官軍忽報領

賞屬夷一起三百進城車馬雜沓道路成烟不勝駭異乃

絡繹不已且傳通州尚有百餘臣愈怪之我國家

神聖開基梯山航海之國似難更僕獻珍貢矢而至者不
過三五十人耳即如漠北大虜受戎索而授之王爵恭順
有年歲時頒賞俱于口外未聞匹馬入關今朶顏諸虜竟
至三五百人且其猙獰鷙驁之狀所過不無擾害一入
關下潛結居民横行市肆致與營兵相鬬至有殺傷即太
平無事之時尚懷隱憂今東商西虜似携似合疑鬼疑神
且屢臨名城俱由内應此中能保無東酋奴細混入其中
以窺我虛實者無端縱數百豺狼于　輦轂之下而責刀
買鉄通夷實繁有徒部臣之摘發枷號懸見憂
國之患伏乞

此論公平
洵人之案

皇上承　勅該部不必拘往例就延時日即宴賞勸令出境仍集廷臣行督撫按諸臣設計款諭照西北諸虜事例俱于口外領賞彼畏威懷德全將驛遞之費並增賞賜必欲令辦髮文身泥首　闕廷以點綴太平景色合擇頭目數人進京足矣臣有

欽命坐遣之役諸夷之進貢自臣門職守所關倘有奸萌發之不發臣實無所逃罪爲此具本

上聞曷勝激切之至

行邊贊畫太僕少卿何棟如揭明經撫定案

揭云職自十五日抵榆關訪問廣寧逃走根由與經撫從來治軍之狀各部道將與地方耆老所言若合符節

大都言奴酋攻西寧失利將欲回巢撫臣用孫得功為先鋒劉渠為中陣正要交戰得功急將所領兵分為二翼退後讓劉當先出馬纔一交鋒得功師衆先奔劉渠兵見后帥奔亦相奔潰而渠被殺此時奴酋尚不信孫得功等投降之心是實按兵不進使撫臣堅守廣寧不敗或經臣將所帶兵馬自閭陽飛馳廣寧人心亦自鎮定不敢從逆豈意二臣一自廣寧一自閭陽先去以為民望而部道將隨之士民各兵又隨之齊如流水不可復禦矣以

撫臣言失在柔而愚輕信間諜輕信逆人西虜不得安諸將各將之心以

經臣言失在剛而愎不寡預備不為同心協力且欲西非軍兵之人然在撫臣匹馬兢遠有妹遜道而哭喊三聲經臣單騎夜行有始若罔聞知絕無一進則竟嚴之分剛柔之別也孫子以為將之道有五智仁信勇嚴缺一不可撫臣所缺者智經臣所缺者仁病則一般罪亦相等至于不擇將不知兵紀律不嚴賞罰不明二臣之失一也誰得以意而輕之故

朝廷不欲恢復全遼則已如欲恢復必另擇一智仁信勇嚴全備之經略而後可否則愚柔者去剛愎者繼徒

言語關切時機非泛泛請艳聖學者比也天下者備相君事為叢源恭綏

貴兵馬與錢糧何者勝敗之數哉職與經臣好同年與
撫臣從無一面亦就衆人公論一明布之耳邇又恨而
坊入犯有三百餘騎詡入
男皮闖上成嚴矣謹揭

給事中侯震暘以　聖學隳輟可駭輔臣將順非宜乃上
疏曰臣於昨日接得邸報中見內閣揭帖奉
聖旨聖旨欽此職伏而思之不得其解矣閣揭未經發抄
不知其所奏何語乃遂此　旨若謂輔臣奏免而
皇上從之是以懷安泰間學之路若謂出自聖意而輔臣
不能救是以阿順閒怠荒之漸也　輔臣老悉于謀毋視
今日此舉為小小關失也
皇上以沖年紹統踐祚之始發示憂危今遼瀋失利喪師

壁地日甚一日稽之
祖宗朝之登極首事所遭因步多艱未有甚于此者安攘
之至計此誠爲宵旰講求猶虞不給言者已盈廷矣
主上未常不虛心以聽受然路隔一膜惟有 經筵日講
二三元老可以密宥腹心開壅蔽而啓聖憂而寂乎其未
有聞也職故欲效愚忠而參此宂文以多難之故輟講學
之功試問
祖宗有此家法否試問歷代 明君誼相有此國法否豈
經筵日講之一誅惟以章句膚談爲粉飾太平之具一切
時政禁不得開陳乎豈時政在臣子宜講求而

皇上獨不宜閔乎豈識求恢復諸臣真勞苦憔悴而不暇移片晷造勝敗乎至謂寧謐后擇吉舉行尤屬難解京師于今將五年矣未有平定之期倘天未悔禍或一二年或三四年遷延猶故將

皇上春秋鼎盛終無閒養之功就將之益耶此猶緩言之也今日三韓盡喪全無一人整頓士卒撫輯流亡則將有朝不及夕之勢倘一旦而烽火徹于甘泉而變乃又有蕭墻之內亦閔

皇上于內廷深宮托之婦寺之手使几席以外遂不聞不見乎况晏安鴆毒未有不始于微而戰于漸鑑不在遠耶

即如

皇祖神宗皇帝之靜攝不尚乃　郊廟不親朝講不御二十餘年羣臣嘔心力爭卒不得其片念之開悟所幸者初年　英斷不移太阿獨握以在內之近有左右到底不敢恣爲欺罔然而竊惰之終即釜簡之始而易世猶蒙其害今

皇上雖聰明天縱實未曾得力于青宮保傅誰能諫之而銓頻蹈欽　御左右恩多莠貸恩每濫施當此

國家多事之際所謂防微杜漸而發憂勤易賢奸而杜惕杜勝十常威行于閫外甚與人任而漸以搶摟之日道之

塞乎在　廷之大小臣工實不可解而猜疑四出謂人心方以懇切之論責獨奏于輔臣而輔臣不能惟假講可以復經此一疑也謂望之者切則責之者深輔臣旣無挽回人主之術又開要譽　君父之門惟假講即可以什其故此一疑也宮府相結久矣外而巡事日壞內而是非日淆親近儒臣非中人之所便也則亦輔臣之所不得而不便也此又一疑也疑至此而輔臣亦無安寧之地矣一時有只千古有訴事已至此須撒卻毀譽利害猛做一番不避害而害反去之不求譽而譽反隨之或不可以必得而知之也而仍是容容故智思圖　國之不摵身于何有今師

師濟濟在列克贊而救主之綱尊朝之勤慨乎未有所聞焉則亦斯

皇上宸衷一念以自爲悚惕亟諭輔臣 經筵日講立刻舉行毋以訓詁了事直取前禍敗之故從后修舉之於奏剖聽施行庶 君心可清而君德克脩其于妖氛不日可掃而蕩平且下可則此職草疏脈見禮科諸臣有公疏已擬焚草及奏 亦仍云輟數日可見全是抵塞人言非有一毫反躬自咎以實 講求之意且職等一見前時所相顧驚異者正謂此時此際雖暫輟一日亦非所以爲名又何事數日與數月也哉邇者

皇上朝御之期閒從傳免非忽爾訛傳遂至班行寥落幾不成體以褻　朝儀茲晏災不止于此見端矣向風霾四塞白日無光者兩晝夜不勝憂懼仍敢以責備輔臣之言達之　天聽以祈

皇上自為計及時脩省惟

皇上立允施行

閻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

職方主事袁崇煥仰荷

聖主殊恩謹列急切事宜以圖報稱疏曰臣小秩也兩年作令

皇上即拔之樞屬，分已逾涯，又允寺臣之請，擬職銜監軍，此從前臣隣未有之知遇萃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但非臣，且不得爲人矣。臣願以兵部主事即日辭

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覬，苟能集事，何擇于官，不能集事，何取于官，誓不以身蒙速進之恥，趁今來陰，一刻可當千金，遲一日悞一日之封疆，早一日脩一日之戰守，但事難遙度，機不可預圖，惟竭盡肺肝，借視師行邊二尚書商度戰守，事事手到，處處躬親，必不令虜半步闖入榆關，凡所急需，容臣陸續上　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或催騾，或騾車，立刻發去，至于立營壘諸料，如竹木、蘆蓆、秫稭、鍬鋤，到即必

用者但關上無餘物即撫寧亦荒縣不得不借材于別地如竹木草盛于天津應動何項錢粮及何人可差屢收買搬運將去若兵則見在浙兵新到者及太綵逃回之舊兵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銳卒不可勢必用廣兵除陳九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聞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觀已蒙部覆徵至山海令臣監練防守南海口此誠急著但恐徑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返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督然防海則必需船又當及時早計須如廣船樣範方可以架銃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于天津打造俟兵到日先發至山海為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船于南海哨泊

防禦如奴敢以舟師犯順臣督此三千之卒殲之海上有餘雄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必不可少臣向已屬江西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兄取來　京令其蹇將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併臣之結納如武舉謝政洪安瀾潘濯之候題中書原抱奇原任典史洪錫朋毛鼎昌把總許應國布衣張時傑羅大灼俱能以謀勇宣力或訓舊兵或招新兵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脈貫串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委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謂徃給行粮升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粮須明白

閒坐以便給發至廣西之狼兵雄于天下衝鋒陷陣恬不畏死須于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一千狼兵俱無安家衣裝止有行粮計每名六兩可到京矣亦應動何項錢粮令土官選擇精銳親自押來赴戰見在薊鎮督餉推官林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土官交辭故厚乞假一京職往彼催調本官見任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言甚悉如廣兵之逃而竄也臣與叔任其咎土兵之逃而竄也林翔鳳任其咎招之且練之督之整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托性命于衆兵之中圖之必力者况臣叔官粵林翔鳳

官薊俱以廉勤見稱。焉敢孟浪作事。他日滅夷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也。即斬臣于軍前。以為輕事者之戒。伏乞

皇上敕下部再復。立賜施行。以不孰時。此東事之最急第一着。臣所以報

皇上知遇者。焉敢有留而不竭之肝膽。今奴將當此奔走之衆。謂海內無人而貽羞天下也。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志。臣必立效以紓

中國人神之憤。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為此謹具

奏聞。

開日講

原任大學士張位男張太朴陳情奏

聖旨舊輔張位佐理忠勤功存國本既復原官廕伊子六朴尚寶司丞應得　卹典著該部查例具奏

大學士沈潅在陳安危之介一疏曰國之安危在乎任人失忠與略何以事主若假發脫卸并無殺賊之志而以封疆委之則國大危萬一用此等人既巳失事雖有三尺法耳惕然正法則國安則謀就法則國危安危之介不待智者知之也然智者占風望氣顧惜情面反不如愚者一意奉公為國計遑計不復知有身家性命之私計失身家性

命且不知又何知人之毀譽愛憎哉臣愚人也竭歷數千里而來為遼事也凡同官及部院台省會議臣即盡言商確不識忌諱為遼事也然而台省諸臣連篇累牘攻臣不已者亦為遼事也但臣之為遼事者唯恐熊廷弼本無殺賊之志而王化貞有其志者又無用兵之畧皆足以誤遼棄遼而諸臣之言遼事者則不然本非為遼直是護一熊廷弼耳既以誤遼矣河西之百里棄之如脫屣矣既以為不足守而煨之一炬矣尚曰使之守關為此言者為關乎為廷弼乎譬之守家者京師堂奥也山海關門戶也而河西藩籬也今既撤藩籬而宥遁又將以門戶付之豈欲其

開門延寇乎故臣于此時不得不正言諍于諸臣既已不用廷弼守關則旦夕之危或可稍紓其或遲或速及後來議法之輕重有法司在難逃公議尚書王紀于熊廷弼嚮語有云比之楊鎬更多一逃比之應泰又少一死此十六字可不謂鉄案乎故臣以正人許之而豈知其中情亦怯也奉

旨而佯爲不問既難逃明眼之覷破獄成而歸于同辟又不禁邪党之慫尤遂巧出奇兵歸誠言路何其自待之薄也總之臣願諸臣寧愚毋智寧守法毋顧私交爲

朝廷堂奥門庭計不得不惜藩籬河西潰而藩籬撤矣臣

恐門庭不固而堂奧危也、不能不痛恨于棄之者、爲

朝廷賢才上下訐則不得不破藩籬、南北分而藩籬樹矣、

臣恐賢才不信而上下亂也、不能不深望于撤之者、

任者毋掣肘十議者千古同恨

三月丁未

桂王第一子生。上疏請名。

命照福王廢子例行。

命另推遼東經略

時巳命推解經邦矣。邇章若辭。且啓都千家卿。上怒其規避。並任爲民。令另選用。

升王在晉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薊津萊軍務

陝西鎖異

初二日三更。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隨即窺視。並無人影形跡。

經略王在晉上言時情甚異伏念東事離披一壞于清撫再壞于開鐵三壞于遼瀋四壞于廣寧初壞爲危局再壞

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之所稱經略，比前事勢更難，而今之任經略者，又比前責任更重人以此為棄官之地，亦以此伏報覺之私，但以駑材責之千里，既鞭策沒加，忍視險巇之顛蹶，又羈勒緊把，直令蹴躃之難前，不行則以國法繩之，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借事以微名，無端而起，誹謗間聲者，或併疑其人，而顧影者必潛匿其跡，平地忽生荊棘，暗中盡伏戈矛，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酋捐金反

談時情極透徹

開亦難得此外皮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群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

人主為孤注哉但願

皇上默矚臣隣中議論孰為直孰為邪孰為

國孰為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自莫逃于

睿照者夫天下事决裂至此諸臣尚不回心潛思急救傾

危而徒立户分門互相攻擊恐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必將

昭鑒非以愛國亦非所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泛談朝事

一心以急邊計矣臨發可勝悚息之至

此疏傳誦可憫

原任經略今革職回籍聽勘熊廷弼。請逮以免飛禍疏曰。再勘余生再叩

皇上沐恩重托。職豈銜結不如蟻禽。職豈報効不如犬馬。祗緣共事匪人。怨毒並作。事事破壞。着着牴牾。既要臣同功罪。而又不許臣節制。既要臣往來策應。而又不與臣兵馬。既駁臣主守而惡守若仇。及棄守而又以不能守咎職。既詆職沮戰而玩戰若狂。及戰潰而又以催戰咎職。乃人猶有言。早知今日。不如去年八月過河一戰。尤可存廣寧者。不知撫臣特以戰哄

皇上哄士大夫。而屢屢與臣手書。則皆言進兵為虛聲。而

非其實也昨出其書與撫臣張鶴鳴一一看閱始悟撫臣
爲說謊悔已爲悞信又自謂悞
國之罪不可贖而謂臣何不明白早參之爲憾蓋至此而
戰守之是非定矣即党護撫臣者亦知此說之不勝而別
主先逃入關爲題目以定殺臣之案不知撫臣不逃即道
府官何敢逃撫臣不開門放民閉獄放囚傳令箭放軍兵
而死守以拒賊臣何敢不援救撫臣不以城池庫獄軍民
付叛賊而全以付臣臣何敢不移鎮撫臣不逃走近閭陽
臣何敢先出閭陽一步撫臣不承領臣之兵馬護民緩行
臣何敢抱抵關門無刻蓋至假揑戶報被人叅被逐日路

程開報明白而先後之是非又定矣于是乎撫臣無計而党護撫臣者亦無計也相與共謀代改疏揭扯絕不相干之事造絕無影響之言買絕難理會之人紛紛買謠言出揭疏自驛遞村市以及

國門無地不傳遍自門廚卒徒以及長班貢虜之類無人不傳遍而猶謂未足以殺臣也則但造謀反出口之說而內外布散之樞臣原未遣指揮下書于臣臣原未殺其下書者而造言者曰本兵差官為經略所殺以致信者謂我欲差官往下咨而愁其被殺也臣一日出關門有邊城高單以便增築而造言者曰臣往芝蔴灣投虜東去幸得孫

鎮守赶回，以致臣不敢一足復出關也。關上官軍士民曾跪擁臣門乞留守關者屢日。而造言者曰：經略素得人心，然性急不堪屈，必激變而據關以叛，不如先奪其兵柄。不知臣原無兵無馬，何柄之奪，而徒恐軍民懇留，不敢白晝離關門而夜靜潛行也。臣十九日住海洋民舍，候完奏繳事理。其地去山營十里，石門寨三十里。臣約該村兩生員往看險隘，因知一片石、黃土嶺為東賊冲地，極近極薄，當亟亟設險防禦。其又險界嶺各口，皆隔西虜，且遠且厚。但馭西虜如法，而東賊斷不能入。意欲得此為新令尹告，而造言者又曰經略已出，臣去。致臣一路驚惶，而投奔無所

也此等流言既已早布於
京師豈不上達于
禁密極知此說理不足信之言必不能以惑
聖聽而曾參殺人三至慈母爲之投杼臣不勝惶怖惟我
皇上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
日月于撫臣則逮于臣則革職回籍聽勘而其後又奉有
巳有分別處治之
旨王言渙汗臣似可恃以無恐而惟是以薊粱如此之密
邇行蹤如此之明白尚不旬日間欲加臣以殺身滅族之

事、而臣若南還一步、其流言又不知當何如者、又伏躊躇不肯自請
詔獄以息流言、以消殺氣、尤足以全身名保宗族、而終我
皇上放生之初慈也、此臣之所以不敢回籍而請
旨願遞者也、臣此回籍不敢用夫馬、不敢入衙門、僱脚下店、以盡罪臣之分、今已到薊州矣、不兩日、可抵都門之外
聽候處分、伏惟
聖明立　賜
裁决施行、

太學生來國禎上言、典試偶因特點、人情遂生猜疑、

上日典試出自朕意豈得妄議今疆事未寧正需匡濟卿
還仰體朕意即出佐理不必再陳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愼言等密稟
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粮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二十餘萬
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
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
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報部密言議
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臣心服其言于是浮于海連日
颶風船不能前于三月初二日風始定臣從芝蔴灣票船
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

寃獄、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婿吳良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曰、脫有變、但曰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隻、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報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船上等候、不覺痛哭、生員數千百人、見臣諭帖、亦哭、遂糾衆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爲我搬運、以通判吳自科住島上監之、蓋遵臣之

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算牛馬千餘匹皆樞臣之指授也

吏科候震暘疏論葉輔

上曰朕方臨軒策士明日讀卷今日上疏侵及輔臣是何主意候震暘不諳事體姑調外任以安輔臣首科盛典輔臣還體朕意遵旨供事不必介意

吏科趙時用

恩典不宜濫徼疏曰竊見年來仕紳大疏

仁恩普遍林下諸賢已破久鬱之烟霞即九泉故老猶沾身后之雨露蓋

皇上所爲張綱恢羅者，眞無一賢不舉，無一人不仰矣。惟是有一官則有一官之序，而歷此級斯有彼級之轉，功令較然，豈容混越？而今奈何于京堂而獨越之也。乘疏通之會，爲速化之機，尚未經任，遽爾移升，家園可作官途，捷取眞如捷徑。以致光祿、大僕、尚寶之三堂，添注幾無坐處，而內外南北之側轉，閒忽不啻過郵。即謂林泉已久，不當復拘以常格，彼非林泉者，何可令之無一日之任，片轉遷之榮，使人沾沾然有倖心？則銓府權宜之至，所當俟其到任，再計俸量遷者也。至于故官之贈卹，自是新朝恩典，稍有優厚，原不爲過，然亦須論其人之平日立

朝有何功猷居鄉有何風節不幸而奪官有何完節為之

子若孫者方具疏上

請而同鄉士大不妨明以公揭乃今濫觴極多求

贈求卹祇圖

恩恤請者因緣于利即揭者亦多出于私情非借

國本為題目則捏邊功為勞勛以致生前之奸汚一身可

以盡洗而未定之評論代口為之游揚此雖未必盡然而

濫賞者多有紛紛請乞迄無了期若以為

單恩無擇也豈

新主之曠蕩専為此輩設乎且贈一不當而卹非其人不

亦輕

恩例而失風厲之權乎此後遇有陳

請該部須當博訪使公論有歸方為覆疏無槩據一了之

游談便作衆

朝之公案也夫前任未歷而后任已升本官既該加贈后

人又蒙廕錄此皆今日之新例莫不侈談以為故事即臣

亦豈欲沮人登進之說而使宦后有零仃之向隅所慮者

銓法浸移

恩典大褻則人皆倖于一得後且莫知所底

國紀所關正須杜漸于微耳伏惟

皇上
勑下該部，每京堂有升轉，必以到任爲序，故官有
贈恤，須詳核其生平，則畫一之法中，而倖覦無所容其私
矣。

六議深中時機，可謂老成謀國之至計

經略王在晉防内應外疏曰，臣至謭菲，蒙
聖恩拔臣于儔儕，委以經略重任，令天下事，孰有急于邊
者耶。
朝廷用人，孰有重于防邊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根基命脈，寄于一丸泥，隄防疏密，安危
立判，左山右海，人以爲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

也關以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內嘗于風奔北之驚魂未定鈍戈敝甲委頓成丘廢堞頹垣凋零度歲欲恃兵力而兵力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恃地險而地險又不可恃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福耳

聖明出類之姿瑞應河清

一人有慶爲百靈之所護耳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則

防內患

外不危則今日之急急于憂內請得而陳其略一曰防內患當河西初潰衆心惴惴焉以募兵爲急而臣知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豪草澤之雄一時畢集

爭鬨必多焚掠必起臣是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各宜督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拳師捷手須用防閑賭棍酒徒悉行汰斥一兵爲橫一伍並坐凡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群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原兵去彼就此棄少就多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詰內奸奴自清撫開鐵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用奸細之潛伏而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都城一截之姦殺劉保之功也今

長安之為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即為奸故詰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人在也流民之中有蠹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中有窩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而不敢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亦不陷緝奸者必精窩而後能得之必重犒而後能講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財產盡給護奸之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于山海薊昌等處即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曰飭內備夫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脈銅鐵竹木皮革等舖遇儆即搬移入城凡倉庫銃炮刀鎗等件遇驚即分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瞭探守望之必謹今

嚴內衛

都中緊事，莫緊于衛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緊于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雨之綢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

朝參午門，先放直日提督將軍及一應帶刀千百戶散騎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

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大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簡。今漸非其舊矣。班行叢雜，防範疎虞，羽林佽飛，但消糧而掛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

皇城守衛，追常朝之日，僅有疲卒數棍邀喝，至于等閒時日，查點不至，任其高臥，是以

節內供

祖制盡壞，銷蕩剝蠹庶

皇居遂齎杜蕭墻之釁矣，五日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億煩浩，甚以川省造鑲支應東西，新添五百萬有奇，而歲費且三倍，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內帑，而　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取亦有時而窮，用亦有時而盡，

皇上欲恢復遼左城池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新搬運，將來經費不可勝算，即防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修墩，犒軍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

意內居

陛下于燕閒之暇須密密清查御祭若瓊林大盈之積有凡內廷供應服御須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亦當竭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門急內應關內往札兵馬一應木折色芻糧銀兩銃砲盔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內事悉多耽延疏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候旨又越一二日而得科抄又抄到累旬而不復者有遲解浹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軍情爲等閒之漫視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憂矣請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

郎令科臣條奏着所司回話庶聲響相應表裏協一不至
臨期誤事矣此數者皆屬
君心之默運
廟廊之主持而其要又在
皇上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奸感格天心以鞏國造
臣願竭犬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
聖世中興之業上期可睹忠臣去國不忘其君一得之愚
以當獻曝惟
聖明 裁察焉
御史江秉謙罪樞亟宜正法疏曰頃者河西不守失地喪

師臣疏糾兵部尚書張鶴鳴謂其罪在經撫之上法難不貸

皇上特以其行邊方新疆事爲重薄罰臣以安之未嘗許其無罪也今

簡用經略王在晉受事議行業已有人彼鶴鳴者猶聽其蟒衣玉帶優游闕上乎將猶靦顏入

朝還據中樞乎

朝廷有法紀

祖宗有典章非

皇上之庇所得私非鶴鳴之悍所得避亦非臣下之愛憎所得而高下者也蓋我

朝設立兵部尚書其責任最重邊疆之調度戰守之機宜悉憑其操縱指示故勝則與邊臣同功敗則與邊臣同罪即鶴鳴去歲辨臣樞經相左之疏亦云經臣無功臣部與罪經臣成功臣部與榮臣部與經臣一體此固二百年來之律令實鶴鳴今日自供之罪狀也

祖宗故事如

世宗朝之斬丁汝夔法已凜凜又再以

神宗朝石星事按之石星非有失地之辱與尸之凶第倭奴侵屬國僭主和議遂以誤 國論死覩鶴鳴之剛愎自用失地幾千里喪師十餘萬其罪更何如乎經撫罪下法

詎道帥纍纍就逮鶴鳴豈身在事外法有兩條而可不亟逮不亟下法司乎且鶴鳴非獨法無可逃而誤 國之情更有可恨方其一坐樞堂即與王化貞相比與熊廷弼相忤初尤不過鹵莽而無遠慮急于貪功輕躁而無沉機倖于一擲迨至隙釁日深殺心頓起明知西虜間諜俱虛而狠于賭心明知戰守參差難合而硬爲責備何處有機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日可過河而曰過河必勝既欲驅經略以出師又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既疏罷廷弼于廣寧又未嘗駐化貞于何地一味糊塗一團機械只殺了廷弼便可快心縱陷了化貞亦不顧是鶴鳴故壞封疆之情殆有甚

于失悮軍機之罪也尤可怪者

皇上只命鶴鳴查道將各官具奏耳而鶴鳴復疏首言廷弼起用當駐廣寧不當駐山海爲變局是查舊案也是查舊政輸也併

皇上當日委任查其不當矣鶴鳴何不早具奏耶又言廷弼一咆哮言官即爲佐鬪先伏救逃之機括不思言官之言已驗而愛　國之誠反指爲佐鬪

皇上曾命其查言官乎其中種種外戾難以枚舉凡是隨廷弼者道將俱該處死凡是隨化貞者道將俱有可原至明明棄城逃走件件斷送河西而猶云化貞功罪相半只

此一識寸斬鶴鳴不足以贖其欺
君悞國之罪矣鶴鳴猶侈口以定他人罪案乎抑鶴鳴罪
矣職方之當論罪又何逃耶蓋中樞與邊臣同條臣方與
堂官共論鶴鳴之失着敗局盡職方之詭計陰謀若使目
前之罪狀不定聽其抽身而去㘲口之是非漸冷又將蒙
面而來是罰無損其毫末而且為彼卿担自在地也世寧
有此 國法哉伏乞
皇上仰念
祖宗之法不可不正俯念億兆之憤不可不伸大奮乾斷
將張鶴鳴

上可發七可悚竊謂時銀深言勝上痛哭吾訓悄長沙也

勑下法司研究耿如杞如徐厥賞罰平明中外震慄天下事尚可為也奉

聖旨樞臣奉旨視師凡夷虜情形兵將布置尚未報命且會查功罪獨力担承不避嫌怨何得遽爾苛求以阻勇往江秉謙欲申前請念君皇責陳好生不識事體本當重處姑調外任用

尚寶司卿滿朝薦彈寶心息浮議疏曰臣惟國家之興成于衆正國家之敗亦于宮邪從古及今未有易者行述一殘之患恐所翻之難夫一斎之微不負所蒸況

祖宗二百年作養誼止一殘臣子半生光榮突啻一斎

假令薄所酬，虛所養。寧無靦面而赧心也。或者世主剛愎，
金甌閣格，即有誠悃，求得陳見，猶可原也。今者
黼座時臨，
天顏晬盎，諸凡以
經筵請，以推升請，以枚卜請，以廣額請，以發帑請，以募兵
請，以敵備請，何言弗聽，何計弗從。遭此
聖明之主，大臣小臣，果秉實心，勿私開門戶，果課實效，勿
私徇體面，則下濟上行，何治不臻，奚至囂競乘，以廢弛隳
爲十大可憂，而以其憂貽
君父乎。睽謬其

祖宗剪棘披荊，以有疆土，得尺得寸，皆辦沐所貽也。作俑于輕視奴酋，撫孽于重用叛將，撫順開瀋，束手歸酋，失挈瓶之守，開濫觴之端歟。 國辱 國長此安窮，食其食，衣其衣，喪其廉，開其禦，此大可憂一也。方撫順開瀋之喪，慨然正法，詎甘犯刀斗，投穽鋌者，錢神作合，與援庇私，尤而效之，莫可底止，繼之而遼陽，繼之而廣寧，或開門而媚虜，或聞風而棄城。 國家二千里疆域，頓棄于門戶私人， 國家千萬生靈，百萬糧餉，斷送于黨而私奸，今且有山海關之虞，不太遲乎，腹劒舌鋒，甲乙角勝，雖令 國家作何結局。大可憂二也。廣寧之役，撫臣先去，以爲民望，經臣亦

隨之而奔關此後風鶴成敵草木皆兵致解經略規避滋議今業有專屬矣議者尚歷前車之鑒課材課品果有加于三方布置之略乎且樞臣臨塞發盡遣兵未見能有勝筭乃其請餉之疏請爲偏裨加行之疏併報奴酋騎横必犯之疏不一而足似屬三鼓之氣能責成功乎近邊索餉之伍至辱道臣能保驕卒可用乎樞部會推將材有人即其衷亦不識兵家之奇正布置何辨而悍氣爲驕代衆爭餉欲加于邊臣之上者其果能將乎新推經臣能清弊竇令凜然歸節制乎如不能令歸節制何可以督守督戰催其爲嚴寧之續大可憂三也　國家惟兵權一毫假借不

得。蓋兵權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從古筦之于大司馬。故

本朝土木之難。于兵部獨力經營。第倚楊石二將。遂能長

驅逐寇耳。漢唐宋之季。兵權散寄。國祚遂虛。何至今日而

相臣有兵。禮臣有兵。內監有兵。外戚有兵。各以衛國實以

自衛。兼以射利。何不重自愛惜。甘于作俑而令　國家尋

三季之後車也。假狐鼠羽翼之便。開狼雄紛拏之途。遊手

依冰山。誰敢盤結。奸細投與穴。莫與追尋。倘不急為處分。

此正　國家大難之端。將來最難收拾者。大可憂四也。國

之錢糧。民之膏血也。膏血只此數耳。一殫于惟正。再殫于

権稅。再殫于遊役之加派。師行而饋愈煩。輸重而求彌刻

馬疲而箠益毒，里多虛舍，滿徧弃骸。遼陽胳而七八十萬之餉消為洋海之洩，廣寧胳而五六十萬之餉難止望梅之渴。去年六月，非有奴師，撫臣何以為西虜兵集而捐十餘萬之犒；逆後十二月，亦非有奴稱，撫臣又何以為西虜且至而積十餘萬之賞。又聞廣寧至右屯，其弃地糧食有十里之長，六里之寬，堆集如陵阜。曩時撫臣何不以餉兵，令其餉而內潰也。膏血剝之如此，泥沙弃之如彼，山不供野火，水不實漏卮，展眼數椒，便成懸罄之象。大可憂五也。草澤之千旅，萑苻之疢癸，綠林之結聚，黃巾之縱横，豈伊輿人，皆窮匱之民，結轖之氣。臣夫首難，雲景風從，輕則裂

封疆重則壞　國雖方今東征西討，磔骨剝膚，家無信宿之儲，生有須臾之迫，邊訌而難停，派不得，加派而欲禁民亂不得，民亂一發，而與償所失亦不得，臣恐危亂不在邊疆而在窮民蜩螗沸羹，朝不保暮，大可憂六也。森嚴　宮禁，日仰天高，甚而黏傳，疑鬼疑神，曾萬年共主，雖有天地河山之護持，尺翳微陰，敢效魑魅魍魎之竊發，宵人或談劉呂之左右袒，蓋夫亦微成言之伯仲訌回視萬曆初年，離禮保者未久，一張君主羿浞之遐邇帖然，而今若此，蒐垣有戎，伏莽有徵，大可憂七也。府等一帶，編戶避亂奔關，當事者收拾未為不是，但其給屯安插，不宜祭遍

京師就捕處之衆仍照保甲法稽查防範彼開濟遼陽之外合廣寧之內潰夫非此尺耶矧此捕虜者其妻子皆在奴境瞻戀骨肉自足至情萬一窺關安保捕虜不為嚮導恐又尋開濟遼廣之覆轍也近關外將來歸弟宜處之前後屯等處按季給餉藉為外蔽勿令內據勿尋李永芳孫得功之覆轍也大可憂八也三代禦夷六部羈縻之耳唐之借師突厥頓虧國體宋之合元破金隨蝕國祚狼子野心吁嗟膳撫哆口嘗試言利在速戰與金婿虜云西虜足恃夫昔陷遼陽西虜不嘗借奴酋二萬卒耶殫力取媚能加于奴酋所奉遼城餉金之數十萬耶并撥廣寧所撤之

十餘車那覆轍如此猶說傳西虜之留戀瞻撫也瞻撫猶

揚言孫逆之先戰後叛也

天地有靈

社稷有靈恐五丁押神弋群屬攝姧偎如此顛倒庇護始

于党終于貰　國大可憂九也法司因愁慾苦無聊應與

昭雪者或以一人私憎遂淹閭獄或以前官積案倦于平

反應與獻決者或以鄉家吹黍寒谷借隱或以孔方作緣

福堂養冤案增一案年復一年積至二千有餘累累幾許愁

腸安知無一緘密約希心外傲乘急內訌隱隱蔓延危于

累卵大可憂十也有此十大可憂

乾坤何等跼蹐。

君父何等宵旰。吾意凡爲臣子者。心營身理不愛髮膚乃

不負

天所委不負

君所寄也已。而今何如哉。其事一

君。何彼何此各營一壘。畸濁畸清意氣投。則爐贊之揚詡

之甚。或托葭室于心知而多方以藻繢之。臭味殊。則誹謗

之挫折之甚。或假狠拳于儕輩。而百計以排害之。不獨通

邇闕都往往塵于

睿覽。臣怪其是非之生也。閱其言詞不如稽其事蹟大

抵有本領者決不彌逢人工彌逢者決是無本領若交厚則罪可飾而藏醜交疎則長可匿而呈瑕馬謖或捹街亭之敗令公或蒙斬趾之刑臣怪其功過之失實也見有以將門借譽者驟寄以戎索未必班勇之繼父勛見有以邊才自售者輒委以兵機而或傅中行說之習摠領臣怪其推引之失實也將擅洞混一之圖草廬籌三分之鼎定計于早程效于當耳陳陶叙之師覆繇宿攻富平之役敗自各流所長不符所任也何為乎借譽見長提桴遠攝者而必欲斥之課政有聲鞀鈴未試者乃曾議陟焉臣怪其材與地未相習也

皇國基隆萬方俱受其福庶明厲翌

皇國乃得即寧臣各有心奈何不爲　國用而爲党用豈

私交靳于

主恩盡簪加于匪躬耶會不思覆舟寧有身骸顛樹寧有

遺卵臣怪其爲　國與家而俱外也巳或芘所私而党也

先誣人爲党以張瞞天之羅巳或有所染而污也先指人

爲污也以置箝口之鐵檝獲慢罵之口點綴白簡婦姑誶

誶之語妄瀆

紫宸公然混薰蕕顯焉恣鹿馬蔽目塞耳覆地番天甘以

自身爲糞爲溺而不恤寢以流禍覆宗毀玉而奚辭臣怪

之恨因與家無了期也。臣從入京後陸續得閣邸報。儘有清議湛放者。巖廊上不亟是之。儘有橫恣不軌者。巖廊上不亟黜之。聽其爲中流不係之舟。坐看天陰晴未定之局。臣尤怪其爲楣爲棟未究用也。以此七可怪之變態。合于十大變之禍機。忽忽同舟之風濤。噴噴蝸蟻之穴鬪。時艱已迫于燃眉。臣不忍問賈生之涕也。非故習爲叫號也。當途半斃于虛權。臣不樂問宋芸之劍也。亦不甘于喑啞也。一縷血腸。數幅衷語。仰干

皇上明勑諸臣云。凡爾大小臣工。各實圖靖共。贊劻匡襄。勿蹈模稜。勿習伴食。勿矐向陽之卉。勿眩影兮之坏。勿冉

狗門戶體面舊套。促損我邊疆。動搖我步。至有不恪令者。繩以法無貸。然臣又有進于

皇上者。在昔

帝王有師傅滕誦。采及芻蕘者。盛治光焉禎焉。采朝講之令。清問其大臣臣卿。盛典也。臣以爲即次之而部院大僚又次之而寮寀散職。亦當就會倫班。須問其詳。策畢舉。昌熾靈長。銓宰亦何憚而不爲此。臣夙負强項之愆。不識忌諱。臚列

上陳。惟

皇上亮臣疏爲鄭俠之圖。慨然嘉納。七可怪。加與一一滌

除。十大愛。從今密密搏捖。則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薊州緝獲奸細杜茂等。題參到部、尚書張鶴鳴奏曰、自遼瀋失後、奴賊與李永芳佟養性陰謀、多養奸細、多賚金銀、布滿關內、布滿長安、全遼之失、蓋繇于內地之姦、臣每恨之、而不得真確情形、茲薊州拏獲奸細杜茂、招詞詳悉、的為李永芳差來無疑、其招佟卜年通李永芳往來蹤跡、差人姓名、使費銀兩、犁然可疑、但卜年以登進士受　國殊恩、豈無一毫犬馬報

主之心、而尤犯萬磔叛逆之罪、非為昏愚、大無良心者、端不至此、然據茂所供、則

輦轂之下，皆逆虜耳中之人，皆敵國，殊令寒心，既有聞見，不敢不入告，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將杜茂終卜年等，嚴提從公究問，果眞，速正典刑，如枉，宜爲昭雪，庶紀綱振肅，而奸宄亦可以消矣

陝西雞異

居民王進榜家白雄雞生卵，